

#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所見經書、史書目錄分類\*

許愨慧\*\*，文炳淳\*\*\*

## <目次>

1. 緒論
2. 經書類  
1) 禮V類  
2) 易類
3. 史書類
4. 結論

## 1、緒論

最近十餘年，戰國楚系簡帛文獻大量出土，受到學界的高度關注。楚系簡帛文獻數量多，內容豐富，其中有幾篇可與傳世文獻對照，因此就成為出土文獻研究的主流。而今仍有已出土但尚未整理公佈的材料，預期今後還有新材料陸續面世。這些戰國楚系簡帛文獻，不僅受到古文字學界，還受到經學、哲學、音韻學等諸方面學者的矚目，其材料的意義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1994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古玩市場購得一批竹簡，經過專家研究，判定為戰國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Kyungnam University Foundation Grant, 2010.

\*\* 復旦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 博士課程 (first author)

\*\*\* 慶南大學校 中國學部 副教授 (corresponding author)

楚簡，簡數共約1200餘枚，總字數約有35,000字，其內容涵括哲學、文學、歷史、宗教、軍事、教育、政論、音樂、文字學等。<sup>1)</sup>自從2001年起發行，至今已出到第七冊，此即為《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以下簡稱為《上博》）。

《上博》中有些篇章可與今本對照，但絕大多數屬佚籍。所以《上博》受到學界的高度關注。《上博》的數量，在已出土的楚簡中佔有重大的比重，而其內容所涉及的範圍也相當廣泛。本文以《上博》為材料，將內容分為經書類、史書類、諸子類、詩賦類、兵書類、方數類。限於篇幅的因素，本篇先整理出經書類和史書類，其他類將另寫文章。

## 2、經書類

### 1) 禮類

#### (1) 〈緇衣〉

《上博》和《郭店楚簡》中皆見〈緇衣〉。《上博1·緇衣》共24簡，上博簡〈緇衣〉與郭店簡〈緇衣〉在簡文內容，包括章序，所引《詩》、《書》基本相同。郭店簡〈緇衣〉共1156字，上博簡〈緇衣〉共978字，所存字數為〈緇衣〉篇的百分之八十四點六。<sup>2)</sup>上博簡〈緇衣〉、郭店簡〈緇衣〉和今本《禮記·緇衣》的內容如下：

《上博1·緇衣》	《郭店·緇衣》	今本《緇衣》
夫子曰：好美如好〈緇衣〉，惡惡如惡〈巷伯〉，則民咸服而刑不陳。」《詩》云：「儀型文王，萬邦作孚。」	夫子曰：「好美如好〈緇衣〉，惡惡如惡〈巷伯〉，則民咸服而刑不蠹。」《詩》【1】云：「儀型文王，萬邦作孚。」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願，刑不試而民鹹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子曰：「有國者彰好彰惡，以示民【1】厚，則民情不忒。」《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子曰：「有國者章好章惡，以視民厚，則民【2】情不忒。」《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子曰：有國者章善瘡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忒。《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1)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序》，p.2.

2) 馬承源主編，《緇衣釋文考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pp.171-172.

<p>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其臣，臣不惑於君。」《詩》云：【2】「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尹誥》云：「惟尹允及湯，咸有一德。」</p>	<p>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3】可類而等也。則君不疑其臣，臣不惑於君。」《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4】忒。」《尹誥》云：「惟尹允及湯，咸有一德。」</p>	<p>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鹹有一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p>
<p>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視民【3】俗謹惡以御民淫，則民不惑；臣事君，言其所不能，不詒其所能，則君不勞。」《大雅》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瘡。」《小雅》云：「匪其止共，【4】惟王之叩。」</p>	<p>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5】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欲，謹惡以御民淫，則民不惑。臣事君，【6】言其所不能，不辭其所能，則君不勞。」《大雅》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瘡。」《小雅》云：「非其【7】止之，共惟王恭。」</p>	<p>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禦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瘡。」《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叩。」</p>
<p>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好則體安之，君好則民欲之。故心以體存，君以【民】亡。」《詩》云：「誰秉國成，不自爲【5】正，卒勞百姓。」《君牙》云：「日暑雨，小民惟日怨；晉冬祁寒，小民亦惟日怨。」</p>	<p>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好則體安之，君好則民欲【8】之。故心以體廢，君以民亡。」《詩》云：「誰秉國成，不自爲貞，卒勞百姓。」《君牙》云：「日暑雨，小【9】民惟日怨；晉冬耆滄，小民亦惟日怨。」</p>	<p>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日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日怨。」</p>
<p>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也爭先。故長民者章志【6】以詔百姓，則民致行己以悅上。」《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p>	<p>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10】仁也爭先。故長民者，彰志以昭百姓，則民致行己以悅上。」【11】《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p>	<p>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楷德行，四國順之。」</p>
<p>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道，豈必盡仁？」《大雅》曰：「成王之孚，【7】下土之式。」《呂刑》云：「一人有慶，萬民賴之。」</p>	<p>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道，豈必【12】盡仁。」《詩》云：「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呂刑》云：「一人有慶，萬民賴【13】之。」</p>	<p>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p>

		王之孚，下土之式。」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以命，而從其所行。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焉者矣。故【8】上之好惡，不可不慎也，民之表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以命，而從其所行。上好此物也，【14】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慎也，民之表也。」《詩》【15】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命，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改，從容有常，則民德一。」《詩》云：「其容不改，出言有信，黎民【9】所訓。」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改，從容有常，則民德【16】一。」《詩》云：「其容不改，出言有章，黎民所望。」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教此以失，民此以變。」《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云：「未見【10】聖，如其弗克見，我既見，我弗由聖。」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教此以失，民此以變。」《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17】仇仇，亦不我力。」《君陳》云：「未見聖，如其弗克見，我既見，我弗迪聖。」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子曰：「大臣之不親也，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邦家之不寧也，則大臣不治而褻臣託矣。此以大臣【11】不可不敬也，民之藹也。故君不與小謀大，則大臣不怨。」祭公之《顧命》云：「毋以小謀敗大圖，毋以嬖御疾莊后；毋以嬖士疾大夫卿士。」	子曰：「大臣之不親也，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邦家之不寧【20】也，則大臣不治，而褻臣託矣。此以大臣不可不敬也，民之藹也。故【21】君不與小謀大，則大臣不怨。」葉公之《顧命》云：「毋以小謀敗大【22】圖，毋以嬖御塞莊后，毋以嬖士塞大夫、卿士。」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甯，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禦人疾莊后，毋以嬖禦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子曰【12】：「長民者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勸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免心。故子以愛之，則民有親；信以結之，則民不背；恭	子曰：「長民者教之【23】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勸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免心。【24】故慈以愛之，則民有親；信以結之，則民不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遁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

<p>以蒞之，則民有遜心。」 《詩》云【13】：「吾大夫恭且儉，靡人不斂。」〈呂刑〉云：「苗民非用靈，制以刑，惟作五戒之刑曰法。」</p>	<p>倍；恭以莅之，則民【25】有遜心。」《詩》云：「吾大夫恭且儉，靡人不斂。」〈呂刑〉云：「非用錚，制以刑，【26】惟作五瘡之刑曰灋。」</p>	<p>以蒞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p>
<p>子曰：「政之不行，教之不成也，則刑罰不足恥也，而爵祿不足勸【14】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云：「敬明乃罰。」〈呂刑〉云：「播刑之迪。」</p>	<p>子曰：「政之不行，教之不成也，則刑罰不【27】足恥，而爵祿足勸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云：「敬【28】明乃罰。」〈呂刑〉云：「播刑之迪。」</p>	<p>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p>
<p>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縲，王言如索，其出如紼。故大人不倡流。」《詩》云：「慎爾出話，【15】敬爾威儀。」</p>	<p>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縲，王言如索，【29】其出如紼。故大人不倡流。」《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p>	<p>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縲，王言如縲；其出如紼。故大人不倡游言。</p>
<p>子曰：「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則民言不危行，行不危言。」《詩》云：「淑慎爾止，不侃于儀。」</p>	<p>子曰：「可言【30】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則民言不危行，不危【31】言。」《詩》云：「淑慎爾止，不讐于儀。」</p>	<p>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言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讐於儀。」</p>
<p>子曰：「君子導人以言，而恆以行。【16】故言則慮其所終，行則稽其所蔽，則民慎於言而謹於行。」《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p>	<p>子曰：「君子導人以言，而恆以行。故言【32】則慮其所終，行則稽其所蔽，則民慎於言，而謹於行。」《詩》云：「穆穆【33】文王，於緝熙敬止。」</p>	<p>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蔽；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p>
<p>子曰：「言率行之，則行不可匿。故君子顧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17】能大其美而小其惡。」〈大雅〉云：「白圭之玷尚可磨，此言之玷不可爲。」〈小雅〉云：「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云：「昔在上帝，割紳觀文王德，其【18】集大命于是</p>	<p>子曰：「言率行之，則行不可匿。故君子顧言而【34】行，以成其信，則民不能大其美而小其惡。」〈大雅〉云：「白圭之玷，尚可【35】磨也。此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云：「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36】云：「昔在上帝，割紳觀文王德，</p>	<p>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p>

身。」	其集大命于厥身。」	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
子曰：「君子言有物，行有格，此以生不可奪志，死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格而行之。」【19】《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君陳〉云：「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子曰：「君子言有物，行有【37】格，此以生不可奪志，死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齊而守之；多志，齊而【38】親之；精知，略而行之。」《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君陳〉云：「出入自爾師虞，【39】庶言同。」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轍；苟有衣，必見其蔽人；苟有言，必聞其聲；苟有行【20】必見其成。」《詩》云：「服之無厭。」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轍；苟有衣，必見其蔽；人苟有言，必聞其聲；苟有行，必見其成。」【40】《詩》云：「服之亡擇。」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蔽；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子曰：「私惠不懷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子曰：「私惠不〈壞〉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41】示我周行。」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子曰：「惟君子能好其匹，小人豈能好其匹。【21】故君子之友也有向，其惡也有方，此以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詩》云：「君子好逑。」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匹，小人豈能好其匹。故君子之友也【42】有鄉，其惡有方。此以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詩》云：「君子好逑。」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仁不【22】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弗信之矣。」《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子曰：【43】「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仁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弗信【44】之矣。」《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子曰：「宋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爲卜筮也。』【23】古之遺言與？龜筮猶弗智，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24】	子曰：「宋人有言曰：『人而亡恆，不可爲【45】卜筮也。』其古之遺言與？龜筮猶弗智，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46】不我告猷。」 二十又三【47】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簡本的章序與今本不同，按簡本的章序排列今本，其章序為2-11-10-12-17-6-5-4-9-15-14-3-13-7-8-23-18-22-21-19-20-24。簡本無今本第1章、第16章、第18章、第24章。<sup>3)</sup>

另外，有些句子的文中排序亦不同，例如：

①今本第5章中的「《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在與今本第4章可對應的簡文中，<sup>4)</sup>

②簡本「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索，其出如緯。故大人不倡流。《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子曰：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則民言不危行，不危言。《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子曰：君子導人以言，而恆以行。故言則慮其所終，行則稽其所敝，則民慎於言，而謹於行。《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與此對應的今本作「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緯。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言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愆於儀。』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對此，陳佩芬以為「今本〈緇衣〉第一、第十六、第十八等三章內容，簡文無，可見文字是由漢人杜撰或按別本移入的，漢儒已做過較多的修改和補充，已經不是戰國時代〈緇衣〉的原貌，上海博物館藏的〈緇衣〉和郭店出土的〈緇衣〉才是〈緇衣〉

3) 今本第1章：〈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第16章：〈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厥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道。』〈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第18章：〈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一，行無類也。〉第24章：〈〈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4) 簡本作「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以命，而從其所行。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慎也，民之表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的本來面貌。〉<sup>5)</sup>其說也可能，但也不能排除其來源的不同或簡本抄錯或抄漏的可能性。

## (2) 〈民之父母〉

《上博2·民之父母》共14簡，此篇可與《禮記·孔子閒居》和《孔子家語·論禮》對讀，其內容的比較如下：

《上博2·民之父母》	《禮記·孔子閒居》	《孔子家語·論禮》
	孔子閒居，子夏侍。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遊侍，論及於禮。
子夏問於孔子：「詩（？）曰：『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敢問何如而可謂民之父母？」	子夏曰：「敢問《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	子夏侍坐於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
孔子答曰：「民【1】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源，以至『五至』、以行『三無』，以皇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其【2】可謂民之父母矣。」	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源，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	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
孔子曰：「『五至』乎，物所至者，志亦至焉；志之【3】所至者，禮亦至焉；禮之所至者，樂亦至焉；樂之所至者，哀亦至焉。哀樂相生，君子【4】以正，此之謂『五至』。」	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於天地，行之克于四海，此之謂五至矣。」
子夏曰：「『五至』既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	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

5) 馬承原主編，〈緇衣釋文考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p.173.



<p>孔子曰：「『三無』乎，無聲之樂、無體【5】之禮、無服之喪。君子以此皇于天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明目而視之，不可【6】得而視也，而得既塞於四海矣，此之謂『三無』。」</p>	<p>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p>	<p>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p>
<p>子夏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何志【7】是邇？」</p>	<p>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p>	<p>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近之？」</p>
<p>孔子曰：「善哉！商也，將可教詩矣，『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威儀遲遲，【8】不可選也』，無體之禮；『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p>	<p>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遲遲，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p>	<p>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也密寧也言以行與民信王教在寬民以安寧故謂之無聲之樂也威儀遲遲，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扶伏救之，無服之喪也。」</p>
<p>子夏曰：「其在語也，美矣！宏矣！大矣！盡【9】於此而已乎？」</p>	<p>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p>	<p>子夏曰：「言則美矣，大矣，言盡於此而已？」</p>
<p>孔子曰：「猶有五起焉。」</p>	<p>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p>	<p>孔子曰：「何謂其然？吾語汝，其義猶有五起焉。」</p>
<p>子夏曰：「所謂五起，可得而聞歟？」</p>	<p>子夏曰：「何如？」</p>	<p>子夏曰：「何如？」</p>
<p>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10】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巽（？）悲。無聲之樂，塞于四方；無體之禮，日逐月相；無服之【11】喪，純德同明。無聲之樂，施及孫子；無體之禮，塞于四海；無服之喪，為民父母。無聲之樂，氣【12】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于孫子。」</p>	<p>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p>	<p>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萬邦。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五起。」</p>

喪，以畜萬邦。」【14】		
--------------	--	--

至於「五至」，《禮記·孔子閒居》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孔子家語·論禮》曰：「哀樂相生，是以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志氣塞於天地，行之克于四海，此之謂五至矣。」二者內容幾乎相同。然而簡文作「『三無』乎，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君子以此皇于天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視也，而得既塞於四海矣，此之謂『三無』。」簡文以「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視也，而得既塞於四海矣」為「三無」。這就是〈民之父母〉與《禮記·孔子閒居》和《孔子家語·論禮》最大的不同點，簡文的其他內容與傳世文本除了繁簡和用字上的差異之外，其他差異不大。

### (3) 〈武王踐阼〉

《上博7·武王踐阼》共15簡，簡文分為甲、乙篇，其內容是武王問於師尚父，師尚父告之以丹書，武王鑄銘器以自戒之事，可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對讀。《上博7·武王踐阼》甲、乙本和《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的內容比較如下：

《上博7·武王踐阼》甲	《上博7·武王踐阼》乙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
武王問師尚父曰：「不知黃帝、顓頊、堯、舜之道存乎？意豈喪不可得而睹乎？」師尚父曰：【1】「在丹書，王如欲觀之，盍祈乎？將以書示。」	武王問於太公望曰：「亦有不盈於十言而百世不失之道，有之乎？」太公望答曰：「有。」武王曰：「其道可得【11】以聞乎？」太公望答曰：「身則君之臣，道則聖人之道。君齋，將道之；君不祈，則弗道。」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
武王祈三日，端服冕，逾堂階，南面而立，師尚父【2】	武王齋七日，太【12】〔公〕望奉丹書以朝。太公南面，武王	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

<p>〔曰〕：「夫先王之書，不與北面。」武王西面而行，曲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奉書，道書之言曰：「怠【3】勝義則喪，義勝怠則長，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兇。仁以得之，仁以守之，其運百〔世〕；【4】不仁以得之，仁以守之，其運十世；不仁以得之，不仁以守之，及於身。」</p>	<p>北面而復問。太公答曰：「丹書之言有之曰：志勝欲則【13】利，欲勝志則喪；志勝欲則從，欲勝志則兇。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不敬則不定，弗【14】〔強〕則枉。枉者敗，而敬者萬世。吏民不逆而順成，百姓之經。丹書之言有之。」【15】</p>	<p>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p>
<p>武王聞之恐懼，為【5】銘於席之四端曰：「安樂必戒。」右端曰：「毋行可悔。」席後左端曰：「民之反側，亦不可〔不〕志。」後右端曰：【6】〔□〕諫不遠，視邇所代。」</p>		<p>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于席之四端為銘焉，于机為銘焉，于鑿為銘焉，于盥盤為銘焉，于楹為銘焉，于杖為銘焉，于帶為銘焉，于履屨為銘焉，于觴豆為銘焉，于戶為銘焉，于牖為銘焉，于劍為銘焉，于弓為銘焉，于矛為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p>
<p>為機曰：「皇皇惟謹口，口生敬，口生听，慎之口=。」</p>		<p>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听，口戕口。」</p>
<p>鑿銘曰：「見其前，必慮其後。」【7】</p>		<p>鑿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p>
<p>盥盤銘曰：「與其溺於人，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遊，溺於人不可救。」</p>		<p>盥盤之銘曰：「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p>
<p>楹銘唯〔曰〕：「毋曰何傷，禍將長。【8】毋曰惡害，禍將</p>		<p>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p>

大。母曰何殘，禍將然。」		母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銘唯曰：「惡危？危於忿連（辰）。惡失道？失道於嗜欲。惡【9】相忘？相忘於貴富。」		杖之銘曰：「惡乎危？于忿寔。惡乎失道？于嗜欲。惡乎相忘？于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僇，僇則逃。」
牖銘唯曰：「位難得而易失，士難得而易外：無謹弗志，曰余知之。毋【10】		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抗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圣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差。」「予一人所聞，以戒后世子孫。」

第1簡至第10簡為甲本，第10簡作「『相忘？相忘於貴富。』牖銘唯曰：『位難得而易失，士難得而易外：無謹弗志，曰余知之。毋』」，應非完整。

《上博7·武王踐阼》甲、乙本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近似。但有些用句、用詞上的差異，如《上博7·武王踐阼》甲本作「武王祈三日」，乙本作「武王齋七日」，《大戴禮記·武王踐阼》作「王齊三日」，乙本與甲本和《大戴禮記·武王踐阼》不同。<sup>6)</sup>

6) 文炳章，〈《上博四（七）·武王踐阼》篇版本比較分析〉，《中國語文論叢》第41輯。

(4) 〈內豐〉

《上博4·內豐》共10簡，另有附簡，福田哲之和廖名春將附簡歸入《上博5·季庚子問於孔子》。<sup>7)</sup>經過〈內豐〉與附簡以及《上博5·季庚子問於孔子》簡中的字體比較，附簡與《上博5·季庚子問於孔子》的字體相近。但後來福田哲之根據第4簡至第9簡以及附簡的斷裂部位將附簡又歸回〈內豐〉篇中。<sup>8)</sup>其實附簡的有無，對《上博5·季庚子問於孔子》的簡文並無太大的影響。因此，本文將附簡姑且歸回〈內豐〉篇中。

此篇有與《大戴禮記·曾子立孝》和《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相近的內容。《上博4·內豐》和《大戴禮記·曾子立孝》的內容比較如下：

《上博4·內豐》	《大戴禮記·曾子立孝》
君子之立孝，愛是用，禮是貴。故為人君者，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不與言人之臣之不能事【1正】其君者；故為人臣者，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不與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故為人父者，言人之【2】父之不能畜子者，不與言人之子之不孝者；	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
故為人子者，言人之子之不孝者，不與言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3】故為人兄者言人之兄之不能慈弟者，不與言人之弟之不能承兄者；故為人弟者，言人之弟之不能承兄【4】者，不與言人之兄之不能慈其弟者。故曰：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慈弟，【5】與弟言，言承兄。反此，亂也。	故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畜其子者；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

7) 福田哲之，〈上博四《內禮》附簡、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第十六簡的歸屬問題〉，武漢大學簡帛網（2006年3月7日）。廖名春，〈楚簡《季康子問於孔子》研究〉，《中國古中世史研究》，pp.15~18。福田哲之，〈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的編聯與結構〉，《新出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上博簡卷）》，pp.58-69。

8) 福田哲之，〈上博楚簡《內豐》的文獻性質——以與《大戴禮記》之《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比較為中心〉，《簡帛》（第1輯），p.163。

《上博4·內豐》和《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的內容比較如下：

《上博4·內豐》	《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
君子事父母，無私樂，無私憂。父母所樂樂之，父母所憂憂之。	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
善則從之，不善則止之；止之而不可，隱而任【6】不可，雖至於死，從之。	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
孝而不諫，不成孝；諫而不從，亦不成孝；君子孝子不負，匿在腹中巧變，故父母安【7】之，如從己起。	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為無咎，則盜；由己為賢人，則亂。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
君子曰：「孝子，父母有疾，冠不綰，行不翔，不率立，不庶語，時味攻、禁，行祝於五祀，割必有益，君子以成其孝。【8】是謂君子。」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

雖然只有部分簡文可與文獻對讀，但其內容多與《大戴禮記·曾子立孝》近似。陳思婷將〈內豐〉與〈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內容比照之後，發現其中有語句、文意相同之處，並據此認為《上博4·內豐》所記載的即是曾子的言論。又將〈內豐〉之談論〈君臣、父子、兄弟〉的互相對待，比對〈曾子立孝〉單方面對「臣、子、弟」的要求，主張這代表了儒家〈孝〉推衍至〈忠〉的過程，也可窺見出儒家是如何逐步把五倫轉化為上下從屬關係的〈三綱說〉，故〈內豐〉的思想早於〈曾子立孝〉。<sup>9)</sup>

## 2) 易類

《上博3·周易》共58簡，涉及34卦內容，每卦書寫的格式為：一、卦畫；二、卦

9) 陳思婷，《〈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采風曲目、逸詩、內豐、相邦之道〉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pp.456-458.

名；三、首符；四、卦辭、爻辭；五、尾符。在尾符後，作留白處理，不再接續書寫下一卦內容，以明每個別卦的獨立性。每個符號之前都有兩項內容：即首符前有「卦畫」和「卦名」；尾符前有「卦辭」和「爻辭」。《上博3·周易》無易傳內容。<sup>10)</sup>

卦畫部份，以一、八數字卦表示，與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阜陽漢簡《周易》同，和王家臺秦簡（陰爻作八），今本《周易》（陰爻作--）形式上不同。

文字部份，《上博3·周易》與帛書《周易》，阜陽漢簡《周易》，都是由卦名、卦辭、爻辭組成。用字、用辭、用句間有不同，但意義相去不遠。<sup>11)</sup>

### 3. 史書類

《上博2·容成氏》共53簡，全篇內容分爲七部分：一、講容成氏等最古的帝王；二、講帝堯以前的一位古帝王，簡文亦殘，失去其名，估計是帝嚳高辛氏；三、講帝堯；四、講帝舜；五、講夏禹；六、講商湯；七、講周文王和周武王。<sup>12)</sup>

《上博4·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腓》共10簡，其內容由《昭王毀室》和《昭王與龔之腓》兩篇文章合成。《昭王毀室》比較完整，敘述昭王新宮建成後與大夫飲酒，有一位穿喪服的人踰廷而入，並訴說他父母的屍骨就埋葬在新宮的階前，現新宮建成，他就無法祭祀父老，昭王聞此即令毀室。《昭王與龔之腓》敘述昭王爲珖寶之事，大尹遇見龔之腓，由其衣著疑是腓爲之，並告知昭王，於是昭王不願見龔之腓；而大尹瞭解真情後又告知昭王，昭王遂見龔之腓。<sup>13)</sup>

《上博4·柬大王泊旱》共23簡，簡文記載了戰國早期有關楚國東（簡）大王的兩

10) 馬承源主編，〈周易釋文考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pp.133~134.

11) 陳惠玲，〈《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周易》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pp.3~4.

12) 馬承源主編，〈容成氏釋文考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p.249.

13) 馬承源主編，〈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腓釋文考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p.181. 文炳淳，〈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昭王與龔之腓〉篇譯釋，《中國語文論叢刊》第15輯。

件軼事：束（簡）大王病疥和楚國大旱。<sup>14)</sup>

《上博5·競建內之》共10簡、《上博5·鮑叔牙與隰朋之諫》共9簡，原考釋者認為兩篇自有篇題，而其內容亦不同，故分為二篇。<sup>15)</sup>但簡文公佈後，學者們多認為二篇實為同一篇。顏至君從書寫風格、竹簡形制和簡文內容來證明《競建內之》和《鮑叔牙與隰朋之諫》為同一篇簡文。<sup>16)</sup>簡文敘述齊桓公遭遇日食，桓公欲設法攘除。鮑叔牙與隰朋引殷高宗與祖己故事指出，自然界的異象乃是上天鬼神給予的警示，古人不但不害怕，還把這看作是〈得福〉，看作是天地鬼神以此來促進人君聽從諍諫、施行善政。如果應對得法，則將有好的報應。鮑叔牙與隰朋進而借機進諫，數落桓公任用佞臣易牙、豎刁，給桓公和齊國造成的種種危害。桓公乃修祭祀，施行〈老弱不刑〉、及時修繕道路橋梁（〈九月除路，十月而徒梁成，一之日而車梁成〉）等善政。最終由於應對得法，得到收子的報應：晉國的侵伐消弭於無形，日食和桓公的某種疾病（〈蠹〉）亦皆不為害。<sup>17)</sup>

《上博5·姑成家父》共10簡，主要講的是姑成家父即卻犇「強立治衆，欲以長建主君而禦難」，但卻因此得罪了厲公等權貴，最終被厲公陰謀殺害的故事。其內容可與《左傳》、《國語》等相關記載相印證，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上博5·融師有成氏》共4簡，其內容是上古傳說人物故事，有祝融師有成氏、蚩尤及伊尹等，並涉及夏、商歷史。文章用較多的文字描述有成氏好像生來就有的乖異之狀，如〈有耳不聞，有口不鳴，有目不見，有步不趨〉，〈俄日虛荅唬〉，〈勿飲勿食〉，〈類獸非鼠〉等。由於是殘篇的緣故，有成氏的形狀和情況才講完，蚩尤事迹剛開頭，兩者有否關聯的事情還沒有涉及，以此闡發的議論也沒開展；講伊尹的事，亦不全面。雖然不能窺其全豹，短短百餘字卻彌足珍貴，可補古史之佚。<sup>18)</sup>

《上博6·競公瘡》共13簡，本篇圍繞「齊景公疥且瘡，逾歲不已」（第1簡），

14) 馬承源主編，〈東大王泊旱釋文考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p.193.

15) 馬承源主編，〈競建內之釋文考釋〉、〈鮑叔牙與隰朋之諫釋文考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p.165, p.181.

16) 顏至君，〈《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競建內之〉與〈鮑叔牙與隰朋之諫〉研究〉，pp.14-18.

17) 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武漢大學簡帛網，（2006年2月19日）。

18) 馬承源主編，〈鬼神之命、融師有成氏釋文考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pp.308-309.



病情遷延，年而未痊癒為中心，記載了因此引起的朝廷激烈爭議之事。19)倪微亭指出〈競公瘡〉簡文部分內容可與《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上·景公有疾梁丘據裔款請誅祝史晏子諫》、《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對讀，另外還雜揉《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的部分內容，顯示先秦文獻在傳抄過程中的變異性，或者《晏子春秋》在成書前，篇章版本甚多，劉向父子可能做了一定程度的刪修，吾人今日所見《晏子春秋》與古本差異不可謂不大。1972年銀雀山漢墓發現漢簡《晏子春秋》十六章，亦見於今本，證實最晚在漢初，《晏子春秋》一書已流傳於臨沂一帶，其成書時間當為更早。現在有楚簡《競公瘡》出土，說明最晚在戰國中晚期，已有晏子的故事流傳；再加上《競公瘡》可以同時與諸多傳世文獻對讀，亦證明《晏子春秋》非後人憑空杜撰，有其真實性。20)

《上博6·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共9簡，〈莊王既成〉的末句和〈申公臣靈王〉的首句皆在第4簡上，以墨釘劃分。《上博6·莊王既成》共4簡，本篇以莊王和沈子莖的對話形式寫成，莊王鑄成大鐘（無射），並拿無射來間接地問其子孫能繼承王位多久。沈子莖答曰「莊王之後的四代和五代之間」，莊王問四與五之間攻擊楚的是晉國還是吳國。沈子莖回答是吳國會攻擊楚。根據《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和《淮南子·泰族》吳國果然攻擊了楚。其內容未見於傳世文獻。21)

《上博6·申公臣靈王》共6簡，簡文可與《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和《左傳·昭公八年》對照，如下：

《上博6·申公臣靈王》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左傳·昭公八年》
禦於枋述，陳公子皇止皇子。【4下】王子圍奪之，陳公爭之。王子圍立為王。陳公子皇見王，王曰：「陳公【5】忘夫枋述之下乎？」陳公曰：「臣不知君王之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	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詔。」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

19) 馬承源主編，《競公瘡釋文考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p.159.

20) 倪微亭，《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競公瘡》研究》，p.358.

21) 文炳淳，《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莊王既成》篇譯釋》，《中國文化研究》第12輯。

<p>將爲君，如臣知君王【6】之爲君，臣將或致焉。」王曰：「不穀以笑陳公，是言棄之，今日【7】陳公事不穀，必以是心。」陳公坐拜，起答：「臣爲君王臣，君王免之【8】死，不以伏斧鑕，何敢心之有。【9】</p>	<p>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p>	<p>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p>
--	--	--

「申公」讀爲「陳公」（即穿封戌），其內容爲陳公獲皇頡，王子圍（即公子圍）與他爭功，後來王子圍成爲楚靈王，而楚靈王問陳公當年在柵述的事情。

《上博6·平王問鄭壽》共7簡，其內容是楚平王因國之禍敗事問於鄭壽，王所問事，鄭壽的答覆未合王意，以致引起鄭壽的不滿而不事王。越年，當鄭壽再次見到平王時，平王對他很冷漠，並用言語侮辱之。鄭壽以爲王處高位，應改正作風。此篇內容未見史籍。<sup>22)</sup>

《上博6·平王與王子木》共5簡，其內容是王子木到了城父後，在甍寔，成公告訴他關於麻和籌的知識，並告知楚莊王曾在當地的情況。此篇內容未見史籍。<sup>23)</sup>

《上博7·鄭子家喪》共14簡，簡文分爲甲、乙本，各7簡，記載了公元前599至597年間，鄭國大夫子家卒，楚莊王以子家曾弑君爲由伐鄭，不使其成禮而葬。楚王達到目的之後，楚君未還，晉國發兵救鄭，與楚戰於兩棠，晉國大敗。簡文可與《左傳·宣公十年》和《左傳·宣公十二年》對讀。

《上博7·君人者何必安哉》共18簡，簡文分爲甲、乙本，各9簡，其內容是楚昭王後期范戊向楚王進諫，爲了找一個進諫的理由，范戊用楚王的口吻對值日的官員說，楚王〈有白玉三回而不踐〉，命令爲楚王〈踐之〉。〈白玉三回〉完全是范戊編造的，是爲了用來在進諫時作爲話題，並不是楚王真有〈白玉三回〉。所以楚王十分疑惑，就出來問范戊：〈我怎麼會『有白玉三回而不踐』呢？〉於是就引出了〈不聽鼓鐘之聲〉、〈侯子三人，一人杜門而不出〉、〈隆其祭而不爲其樂〉這〈白玉三回〉。<sup>24)</sup>

22) 馬承源主編，〈平王問鄭壽釋文考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p.255.文炳淳，〈《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平王問鄭壽》研究〉，《中國語文論叢》第43輯。

23) 馬承源主編，〈平王與王子木釋文考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p.267.文炳淳，〈《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平王與王子木》篇譯釋〉，《中國語文論叢》第23輯。

24)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校讀〉，復旦大學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所見經書、史書目錄分類 167

《上博7·吳命》共9簡，《吳命》篇大致可分為兩章。第一章記述吳王親自率領軍隊北上，到達陳國境內，引起晉國恐慌，晉君派遣三位大夫作為使臣與吳交涉。吳王以關心陳國為藉口，反而質問晉國何以派師徒前來。晉師則以指責楚人無道，並轉述周天子告讓之辭，與吳臣巧妙周旋，最後終於使吳軍離開陳國。第二章是吳王派臣下告老於周天子之辭。從內容分析，此篇的吳王為夫差，事件的發生時間約在魯哀公十三年吳、晉黃池爭霸期間。雖然其所記不見於典籍，但卻可補史籍之缺。<sup>25)</sup>

#### 4. 結論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目前出至第七冊。本文從《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一到七冊中選出經書類和史書類簡文。歸類結果如下：

經書類	禮類	《上博1·緇衣》、《上博2·民之父母》、《上博4·內豐》、 《上博7·武王踐阼》
	易類	《上博3·周易》
史書類		《上博2·容成氏》、《上博4·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隄》、 《上博4·東大王泊旱》、《上博5·競建內之》、《上博5·鮑叔牙與隰朋之諫》、 《上博5·姑成家父》、《上博5·融師有成氏》、《上博6·競公瘡》、 《上博6·莊王既成》、《上博6·申公臣靈王》、《上博6·平王問鄭壽》、 《上博6·平王與王子木》、《上博7·鄭子家喪》、《上博7·君人者何必安哉》、 《上博7·吳命》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08年12月31日）。

25) 馬承源主編，〈吳命釋文考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p.303.

### 《參考文獻》

-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陳惠玲,《〈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周易〉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
- 陳思婷,《〈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采風曲目、逸詩、內豐、相邦之道〉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 顏至君,《〈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競建內之〉與〈鮑叔牙與隰朋之諫〉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
- 倪薇淳,《〈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競公瘡〉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
- 文炳淳,〈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昭王與龔之胙〉篇譯釋,《中國語文論譯叢刊》第15輯,2005.
- 福田哲之,〈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的編聯與結構〉,《新出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上博簡卷)》,湖北:武漢大學,2006.
- 福田哲之,〈上博楚簡《內豐》的文獻性質—以與《大戴禮記》之《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比較為中心〉,《簡帛》,第1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廖名春,〈楚簡《季康子問於孔子》研究〉,《中國古中世史研究》,第16輯,中國古中世史學會,2006.
- 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拼合與編聯問題〉,武漢大學簡帛網,2006.
- 福田哲之,〈上博四《內禮》附簡、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第十六簡的歸屬問題〉,武漢大學簡帛網,2006.
-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08.

- 文炳淳,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平王與王子木》篇譯釋〉, 《中國語文論譯叢刊》第23輯, 2008.
- 文炳淳,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莊王既成》篇譯釋〉, 《中國文化研究》第12輯, 2008.
- 文炳淳, 〈《上博四(七)·武王踐阼》篇版本比較分析〉, 《中國語文論叢》第41輯, 2009.
- 文炳淳,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平王問鄭壽》研究〉, 《中國語文論叢》第43輯, 2009.

### 〈국문제요〉

최근 십여 년간 戰國時代 楚系 竹簡文獻이 대량으로 발표되어 학계의 큰 관심을 받고 있다. 그 중 일부내용은 기존文獻과 동일한 것으로 상호 비교 연구를 할 수 있어 더욱더 큰 반향을 불러일으키고 있다. 이러한 竹簡文獻은 고문자 분야뿐만이 아니라 음운학, 경학, 사학, 철학 등 다양한 영역에 걸친 학문적 연관성을 갖고 있어 많은 학자들의 주목을 받고 있다.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는 1994년 상해박물관이 홍콩 골동품 시장에서 구매한 것으로 전문가들의 연구를 통해 戰國時代 楚나라 竹簡으로 판정되었다. 竹簡은 대략 1,200여개이며, 총 글자 수는 약35,000字이다. 竹簡의 내용은 哲學、文學、歷史、宗教、軍事、教育、政論、音樂、文字學등 다양한 학문적 영역을 포함하고 있다. 2001년 제1권 발행을 시작으로 현재까지 제7권까지 발표되었다.

본 논문은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를 내용에 따라 經書類、史書類、諸子類、詩賦類、兵書類、方數類로 나눠 분류하고자 한다. 다만 편폭의 제한으로 본편은 經書類와 史書類 竹簡에 국한하며, 나머지 부분에 대해서는 다른 지면을 통해 발표할 예정이다.

**關鍵詞** : 상해 박물관전국초죽서 목록분류 경서 사서 초간 출토문헌

170 中國文化研究 第16輯

이 논문은 2010년 5월 13일에 접수되어 2010년 6월 17일에 심사가 완료되고  
2010년 6월 21일 편집회의에서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